



名家彩繪
四大名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吴承恩著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游记/(明)吴承恩著;池文,乾元校点;戴敦邦等绘.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1
(名家彩绘四大名著)
ISBN 7-5326-0723-2

I. 西... II. ①吴... ②池... ③乾... ④戴...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1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7584 号

名家彩绘四大名著·西游记【珍藏本】

出 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发 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
制 版: 上海龙樱彩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字 数: 1232000
印 张: 56.25 插页: 8
版 次: 2000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2 月 第 1 次 印刷
印 数: 1—5 000
书 号: ISBN7-5326-0723-2/K·75
定 价: 380 元(全二册)

第一回	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1
第二回	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12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	23
第四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33
第五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43
第六回	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54
第七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64
第八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73
附录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83
第九回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93
第十回	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	103



第十一回	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萧瑀正空门	113
第十二回	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像化金蝉	123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岐岭伯钦留僧	133
第十四回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140
第五回	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150
第十六回	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	161
第十七回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169
第十八回	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大圣降魔	178
第十九回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184
第二十回	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193



第二十一回	护法设庄留大圣	须弥灵吉定风魔	201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	209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219
第二十四回	万寿山大仙留故友	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228
第二十五回	镇元仙赶捉取经僧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235
第二十六回	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244
第二十七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	251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魔	263
第二十九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270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278
第三十一回	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	286
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296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304
第三十四回	魔头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那骗宝贝	312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获宝伏邪魔	320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傍门见月明	327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	334
第三十八回	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	341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	348
第四十回	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归木母空	359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366
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	374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鼍回	382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	391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398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405
第四十七回	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415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423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431
第五十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439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446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闹金幌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453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463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474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	482
第五十六回	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493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假猴王水帘洞誊文	500
第五十八回	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	507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516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524





第六十一回	猪八戒助力败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533
第六十二回	涤垢洗心惟扫塔	缚魔归正乃修身	542
第六十三回	二僧荡怪闹龙宫	群圣除邪获宝贝	549
第六十四回	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	559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	569
第六十六回	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	576
第六十七回	拯救驼罗禅性稳	脱离秽污道心清	584
第六十八回	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594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筵上论妖邪	601
第七十回	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计盗紫金铃	611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犼	观音现像伏妖王	618
第七十二回	盘丝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626
第七十三回	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	637
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狠	行者施为变化能	647
第七十五回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655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664
第七十七回	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	674
第七十八回	比丘怜子遭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	682
第七十九回	寻洞求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	689
第八十回	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697

第八十一回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704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	712
第八十三回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719
第八十四回	难灭伽持圆大觉	法王成正体天然	728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738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747
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止雨	孙大圣劝善施霖	757
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母授门人	765
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虚设钉钯宴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772
第九十回	师狮授受同归一	盗道缠禅静九灵	781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观灯	玄英洞唐僧供状	790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战青龙山	四星挟捉犀牛怪	799
第九十三回	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	806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乐御花园	一怪空怀情欲喜	813
第九十五回	假合真形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	820
第九十六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	829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护遭魔蛰	圣显幽魂救本原	836
第九十八回	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	845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数完魔灭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	858
第一百回	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867

第

伍拾

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诗曰：心地频频扫，尘情细细除。莫教
坑堑陷毗卢。常净常清淨，方可论元
初。性烛须挑剔，曹溪任吸呼。勿令
猿马气声粗。昼夜绵绵息，方显是功夫。

这一首词，牌名《南柯子》，单道着唐僧脱却通天河寒冰之灾，踏白鼋负登彼岸。四众奔西，正遇严冬之景，但见那林光漠漠烟中淡，山骨棱棱水外清。师徒们正当行处，忽然又遇一山，路窄崖高，石多岭峻，人马难进。三藏马上兜缰，叫声：“徒弟。”时有孙行者引八戒、沙僧近前侍立道：“师父，有何分付？”三藏道：“你看那前面山高，只恐虎狼作怪，妖兽伤人，今番是必仔细！”行者道：“师父放心莫虑，我等兄弟三人，性和意合，归正求真，使出荡怪降妖之法，怕甚么虎狼妖兽？”三藏闻言，只得放怀前进。到于谷口，登崖抬头观看，好山：

嵯峨矗矗，峦削巍巍。嵯峨矗矗冲霄汉，峦削巍巍碍碧空。怪石乱堆如坐虎，苍松斜挂似飞龙。岭上鸟啼娇韵美，崖前梅放异香浓。涧水潺湲流出冷，巅峰云黯淡过来凶。又见那飘飘雪，凛凛风，咆哮饿虎吼山中。寒鸦拣树无栖处，野鹿寻窝没定踪。可叹行人难进步，皱眉愁脸把头蒙。

师徒四众冒雪冲寒，战澌澌行过那巅峰峻岭，远望见山凹中有楼台高耸，房舍清幽。唐僧马上忻然道：“徒弟呵，这一日又饥又寒，幸得那山凹里有楼台房舍，断乎是庄户人家、庵观寺院，且去化些斋饭，吃了再走。”行者闻言，急睁睛看，只见那壁厢凶云隐隐，恶气纷纷，回首对唐僧道：“师父，那厢不是好处。”三藏道：“见有楼台亭宇，如何不是好处？”行者笑道：“师父呵，你那里知道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善能点化庄宅，不拘甚么楼台房舍，馆阁亭宇，俱能指化了哄人。你知道龙生九种，内有一种名‘蜃’。蜃气放出，就如楼阁浅池。若遇大江昏迷，蜃现此势，倘有鸟鹊飞腾，定来歇翅。那怕你上万论千，尽被他一气吞之，此意害人最重。那壁厢气色凶恶，断不可入。”三藏道：“既不可入，我却着实饥了。”行者道：“师父果饥，且请下马，就在这平处坐下，待我别处化些斋来你吃。”三藏依言下马，八戒采定缰绳，沙僧放下行李，即去解开包裹，取出钵盂，递与行者。行者接钵盂在手，分



付沙僧道：“贤弟，却不可前进。好生保护师父，稳坐于此，待我化斋回来，再往西去。”沙僧领诺。行者又向三藏道：“师父，这去处少吉多凶，切莫要动身别往。老孙化斋去也。”唐僧道：“不必多言，但要你快去快来。我在这里等你。”行者转身欲行，却又回来道：“师父，我知你没甚坐性，我与你个安身法儿。”即取金箍棒，幌了一幌，将那平地下周围画了一道圈子，请唐僧坐在中间，着八戒、沙僧侍立左右，把马与行李都放在近身。对唐僧合掌道：“老孙画的这圈，强似那铜墙铁壁，凭他甚么虎豹狼虫，妖魔鬼怪，俱莫敢近。但只不许你们走出圈外，只在中间稳坐，保你无虞；但若出了圈儿，定遭毒手。千万，千万！至嘱，至嘱！”三藏依言，师徒俱端然坐下。

行者才起云头，寻庄化斋，一直南行。忽见那古树参天，乃一村庄舍。按下云头，仔细观看，但只见：

雪欺衰柳，冰结方塘。疏疏修竹摇青，郁郁乔松凝翠。几间茅屋半妆银，一座小桥斜砌粉。篱边微吐水仙花，檐下长垂冰冻箸。飒飒寒风送异香，雪漫不见梅开处。

行者随步观看庄景，只听得呀的一声，柴扉响处，走出一个老者，手拖梨杖，头顶羊裘，身穿破衲，足踏蒲鞋，拄着杖，仰身朝天道：“西北风起，明日晴了。”说不了，后边跑出一个哈巴狗儿来，望着行者汪汪的乱吠，老者却才转过头来看见。行者捧着钵盂，打个问讯道：“老施主，我和尚是东土大唐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者，适路过宝方，我师父腹中饥馁，特造尊府募化一斋。”老者闻言，点头顿杖道：“长老，你且休化斋，你走错路了。”行者道：“不错。”老者道：“往西天大路在那直北下，此间到那里有千里之遥，还不去找大路而行？”行者笑道：“正是直北下。我师父现在大路上端坐，等我化斋哩。”那老者道：“这和尚胡说了。你师父在大路上等你化斋，似这千里之遥，就会走路，也须得六七日，走回去又要六七日，却不饿坏他也？”行者笑道：“不瞒老施主说，我才然离了师父，还不尚一盏热茶之时，却就走到此处。如今化了斋，还要趁去作午斋哩。”

老者见说，心中害怕道：“这和尚是鬼，是鬼！”急抽身往里就走。行者一把扯住道：“施主那里去？有斋快化些儿。”老者道：“不方便，不方便。别转一家儿罢。”行者道：“你这施主好不会事！你说我离此有千里之遥，若再转一家，却不又有千里？真是饿杀我师父也！”那老者道：“实不瞒你说，我家老小六七口，才淘了三升米下锅，还未曾煮熟。你且到别处转转再来。”行者道：“古人云：‘走三家不如坐一家。’我贫僧在此等一等罢。”那老者见缠得紧，恼了，举梨杖就打。行者公然不惧，被他照光头上打了七八下，只当与他拂痒。那老者道：“这是个撞头的和尚！”行者笑道：“老官儿，凭你怎么打，只要记得杖明白。一杖一升米，慢慢量来。”那老者闻言，急丢了梨杖，跑进去把门关了，只嚷：“有鬼！有鬼！”慌得那一家儿战战兢兢，把前后门俱关上。行者见他关了门，心中暗想：“这老贼才说淘米下锅，不知是虚是实？常言道：‘道化贤良释化愚。’且等老孙进去看看。”好大圣，捻着诀，使个隐身

行者转身欲行，却又回来道：“师父，我知你没甚坐性，我与你个安身法儿。”即取金箍棒，幌了一幌，将那平地下周围画了一道圈子，请唐僧坐在中间，着八戒、沙僧侍立左右，把马与行李都放在近身。

李儒光 画 ▶

老孙山的道



圈諸銀壁
銅牆鐵壁

凭他什么虎
豹狼虫妖

魔鬼怪供

真敢近但

只不許你

們走出圈

外只在中

無處但若出

了圈兒走遭

毒手千刀下

方至萬里

囑三藏依

言師徒供

瑞然生下

千秋萬年

歲首吉辰

喜慶山河

之

書

畫





遁法，径走入厨中看处，果然那锅里气腾腾的，煮了半锅干饭。就把钵盂往里一插，满满的挾了一钵盂，即驾云回转不题。

却说唐僧坐在圈子里，等待多时，不见行者回来，欠身怅望道：“这猴子往那里化斋去了？”八戒在傍笑道：“知他往那里娶子去来！化甚么斋，却教我们在此坐牢。”三藏道：“怎么谓之坐牢？”八戒道：“师父，你原来不知，古人划地为牢，他将棍子划个圈儿，强似铁壁铜墙，假如有虎狼妖兽来时，如何挡得他住？只好白白的送与他吃了。”三藏道：“悟能，凭你怎么处治？”八戒道：“此间又不藏风，又不避冷，若依老猪，只该顺着路往西且行。师兄化了斋，驾了云，必然来快，让他赶来。如有斋，吃了再走。如今坐了这一会，老大脚冷！”三藏闻此言，就是晦气星进宫，遂依呆子，一齐出了圈外。八戒牵了马，沙僧担了担，那长老顺路步行前进。不一时，到了那楼阁之所，原来是坐北向南之家。门外八字粉墙，有一座倒垂莲升斗门楼，都是五色妆的，那门儿半开半掩。八戒就把马拴在门枕石鼓上，沙僧歇了担子。三藏畏风，坐于门限之上。八戒道：“师父，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相辅之家。前门外无人，想必都在里面烘火。你们坐着，让我进去看看。”唐僧道：“仔细耶，莫要冲撞了人家。”呆子道：“我晓得，自从归正禅门，这一向也学了些礼数，不比那村莽之夫也。”

那呆子把钉钯撒在腰里，整一整青锦直裰，斯斯文文，走入门里。只见是三间大厅，帘栊高控，静悄悄全无人迹，也无桌椅家火。转屏门往里又走，乃是一座穿堂。堂后有一座大楼，楼上窗格半开，隐隐见一顶黄绫帐幔。呆子道：“想是有人怕冷，还睡哩。”他也不分内外，拽步走上楼来，用手掀开看时，把呆子唬了一个跳躡。原来那帐里象牙床上，白媸媸的一堆骸骨，骷髅有巴斗大，腿挺骨有四五尺长。呆子定了性，止不住腮边泪落，对骷髅点头叹云：“你不知是：

那代那朝元帅体，何邦何国大将军。
当时豪杰争强胜，今日凄凉露骨筋。
不见妻儿来侍奉，那逢士卒把香焚。
漫观这等真堪叹，可惜兴王霸业人。”

八戒正才感叹，只见那帐幔后有火光一幌。呆子道：“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后面哩。”急转步过帐观看，却是穿楼的窗扇透光。那壁厢有一张彩漆的桌子，桌子上乱搭着几件锦绣绵衣。呆子提起来看时，却是三件纳锦背心儿。他也不管好歹，拿下楼来，出厅房径到门外，道：“师父，这里全没人烟，是一所亡灵之宅。老猪走进里面，直至高楼之上，黄绫帐内，有一堆骸骨。串楼傍有三件纳锦的背心，被我拿来了。也是我们一程儿造化，此时天气寒冷，正当用处。师父，且脱了褊衫，把他且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吃冷。”三藏道：“不可，不可。律云：‘公取窃取皆为盗。’倘或有人知觉，赶上我们，到了当官，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还不送

进去，与他搭在原处！我们在此避风坐一坐，等悟空来时走路。出家人，不要这等爱小。”八戒道：“四顾无人，虽鸡犬亦不知之，但只我们知道，谁人告我？有何证见？就如拾到的一般，那里论甚么公取窃取也。”三藏道：“你胡做呵！虽是人不知之，天何盖焉？玄帝垂训云：‘暗室亏心，神目如电。’趁早送去还他，莫爱非礼之物。”

那呆子莫想肯听，对唐僧笑道：“师父呵，我自为人，也穿了几件背心，不曾见这等纳锦的。你不穿，且等老猪穿一穿，试试新，晤晤脊背。等师兄来，脱了还他走路。”沙僧道：“既如此说，我也穿一件儿。”两个齐脱了上盖直裰，将背心套上。才紧带子，不知怎么立站不稳，扑的一跌。原来这背心儿赛过绑缚手，霎时间，把他两个背剪手贴心捆了。慌得个三藏跌足报怨，急忙上前来自解，那里便解得开？三个人在那里吆喝之声不绝，却早惊了魔头也。

话说那座楼房，果是妖精点化的，终日在此拿人。他在洞里正坐，忽闻得怨恨之声，急出门来看，果见捆住几个人了。妖魔即唤小妖，同到那厢，收了楼台房屋之形，把唐僧拽住，牵了白马，挑了行李，将八戒、沙僧一齐捉到洞里。老妖魔登台高坐，众小妖把唐僧推进台边，跪伏于地。妖魔问道：“你是那方和尚？怎么这般胆大，白日里偷盗我的衣服？”三藏滴泪告曰：“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的，因腹中饥饿，着大徒弟去化斋未回，不曾依得他的言语，误撞仙庭避风。不期我这两个徒弟爱小，拿出这衣物。贫僧决不敢坏心，当教送还本处。他不听吾言，要穿此晤晤脊背，不料中了大王机会，把贫僧拿来。万望慈悯，留我残生，求取真经，永注大王恩情，回东土千古传扬也。”那妖魔笑道：“我这里常听得人言，有人吃了唐僧一块肉，发白还黑，齿落更生。幸今日不请自来，还指望饶你哩！你那大徒弟叫做甚么名字？往何方化斋？”八戒闻言，即开口称扬道：“我师兄乃五百年前大闹天宫齐天大圣孙悟空也。”那妖魔听说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老大有些悚惧，口内不言，心中暗想道：“久闻那厮神通广大，如今不期而会。”教：“小的们，把唐僧捆了。将那两个解下宝贝，换两条绳子也捆了。且抬在后边，待我拿住他大徒弟，一发刷洗，却好凑笼蒸吃。”众小妖答应一声，把三人一齐捆了，抬在后边。将白马拴在槽头，行李挑在屋里。众妖都磨兵器，准备擒拿行者不题。

却说孙行者自南庄人家摄了一钵盂斋饭，驾云回返旧路，径至山坡平处，按下云头，早已不见唐僧，不知何往。棍划的圈子还在，只是人马都不见了。回看那楼台处所，亦俱无矣，惟见山根怪石。行者心惊道：“不消说了，他们定是遭那毒手也！”急依路看着马蹄，向西而赶。行有五六里，正在凄怆之际，只闻得北坡外有人言语。看时，乃一个老翁，毡衣苦体，暖帽蒙头，足下踏一双半新半旧的油靴，手持着一根龙头拐棒，后边跟一个年幼的僮仆，折一枝腊梅花，自坡前念歌而走。行者放下钵盂，觌面道个问讯，叫：“老公公，贫僧同讯了。”那老翁即便回礼道：“长老那里来的？”行者道：“我们东土来的，往西天拜佛求经，一



行师徒四众。我因师父饿了，特去化斋，教他三众坐在那山坡平处相候。及回来不见，不知往那条路上去了。动问公公，可曾看见？”老者闻言，呵呵冷笑道：“你那三众，可有一个长嘴大耳的么？”行者道：“有，有，有。”“又有一个晦气脸的，牵着一匹白马，领着一个白脸的胖和尚么？”行者道：“是，是，是。”老翁道：“他们走错路了，你休寻他，各人顾命去也。”行者道：“那白脸者是我师父，那怪样者是我师弟，我与他共发虔心，要往西天取经，如何不寻他去？”老翁道：“我才然从此过时，看见他错走了路，径闯入妖魔口里去了。”行者道：“烦公公指教指教，是个甚么妖魔？居于何方？我好上门取索他等，往西天去也。”老翁道：“这座山叫做金兜山，山前有个金兜洞，那洞中有一个独角兕大王，那大王神通广大，威武高强。那三众此回断没命了。你若去寻，只怕连你也难保，不如不去之为愈也。我也不敢阻你，也不敢留你，只凭你心中度量。”

行者再拜称谢道：“多蒙公公指教，我岂有不寻之理！”把这斋饭倒与他，将这空钵盂自家收拾。那老翁放下拐棒，接了钵盂，递与僮仆，现出本相，双双跪下叩头，叫：“大圣，小神不敢隐瞒。我们两个就是此山山神、土地，在此候接大圣。这斋饭连钵盂小神收下，让大圣身轻，好施法力，待救唐僧出难，将此斋还奉唐僧，方显得大圣至恭至孝。”行者喝道：“你这毛鬼讨打！既知我到，何不早迎？却又这般藏头露尾，是甚道理？”土地道：“大圣性急，小神不敢造次，恐犯威颜，故此隐像告知。”行者息怒道：“你且记打。好生与我收着钵盂，待我拿那妖精去来！”土地、山神遵领。

这大圣却才束一束虎筋绦，拽起虎皮裙，执着金箍棒，径奔山前，找寻妖洞。转过山崖，只见那乱石磷磷，翠崖边有两扇石门，门外有许多小妖，在那里轮枪舞剑。真个是：

烟云凝瑞，苔藓堆青。峻嶒怪石列，崎岖曲道萦。猿啸鸟啼风景丽，莺飞凤舞若蓬瀛。向阳几树梅初放，弄暖千竿竹自青。陡崖之下，深涧之中；陡崖之下雪堆粉，深涧之中水结冰。两林松柏千年秀，几簇山茶一样红。

这大圣观看不尽，拽开步，径至门前，厉声高叫道：

“那小妖，你快进去与你那洞主说，我本是唐朝圣僧徒弟齐天大圣孙悟空。快教他送我师父出来，免教你等丧了性命！”那伙小妖急入洞里报道：“大王，前面有一个毛脸勾嘴的和尚，称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来要



他师父哩。”那魔王闻得此言，满心欢喜道：“正要他来哩！我自离了本宫，下降尘世，更不曾试试武艺。今日他来，必是个对手。”即命：“小的们，取出兵器。”那洞中大小群魔，一个个精神抖擞，即忙抬出一根丈二长的点钢枪，递与老怪。老怪传令，教：“小的们，各要整齐，进前者赏，退后者诛！”

众妖得令，随着老怪，腾出门来，叫道：“那个是孙悟空？”行者在傍闪过，见那魔王生得好不凶丑：

独角参差，双眸幌亮。顶上粗皮突，耳根黑肉光。舌长时搅鼻，口阔版牙黄。毛皮青似靛，筋挛硬如钢。比犀难照水，像牯不耕荒。全无喘月犁云用，倒有欺天振地强。两只焦筋蓝靛手，雄威直挺点钢枪。细看这等凶模样，不枉名称兜大王！

孙大圣上前道：“你孙外公在这里也！快早还我师父，两无毁伤；若道半个‘不’字，我教你死无葬身之地！”那魔喝道：“我把你这个大胆泼猴精！你有些甚么手段，敢出这般大言！”行者道：“你这泼物，是也不曾见我老孙的手段！”那妖魔道：“你师父偷盗我的衣服，实是我拿住了，如今待要蒸吃。你是个甚么好汉，就敢上我的门来取讨！”行者道：“我师父乃忠良正直之僧，岂有偷你甚么妖物之理？”妖魔道：“我在山路边点化一座仙庄，你师父潜入里面，心爱情欲，将我三领纳锦绵装背心儿偷穿在身，见有赃证，故此我才拿他。你今果有手段，即与我比势。假若三合敌得我，饶了你师之命；如敌不过我，教你一路归阴！”

行者笑道：“泼物！不须讲口！但说比势，正合老孙之意。走上来，吃吾之棒！”那怪物那怕甚么赌斗，挺钢枪劈面迎来。这一场好杀！你看那：

金箍棒举，长杆枪迎。金箍棒举，亮幌幌似电掣金蛇；长杆枪迎，明幌幌如龙离黑海。那门前小妖擂鼓，排开阵势助威风；这壁厢大圣施功，使出纵横逞本事。他那里一杆枪，精神抖擞；我这里一条棒，武艺高强。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汉，果然对手才逢对手人。那魔王口喷紫气盘烟雾，这大圣眼放光华结绣云。

只为大唐僧有难，两家无义苦争轮。

他两个战经三十合，不分胜负。那魔王见孙悟空棍法齐整，一往一来，全无些破绽，喜得他连声喝采道：“好猴儿！好猴儿！真个是那闹天宫的本事！”这大圣也爱他枪法不乱，右遮左挡，甚有解数，也叫道：“好妖精！好妖精！果然是一个偷丹的魔头！”二人又斗了一二十合，那魔王把枪尖点地，喝令小妖齐来。那些泼怪一个个拿刀弄杖，执剑轮枪，把个孙大圣围在中间。行者公然不惧，只叫：“来得好！来得好！正合吾意！”使一条金箍棒，前迎后架，东挡西除。那伙群妖，莫想肯退。行者忍不住焦躁，把金箍棒丢将起来，喝声：“变！”即变作千百条铁棒，好便似飞蛇走蟒，盈空里乱落下来。那伙妖精见了，一个个魄散魂飞，抱头缩颈，尽往洞中逃命。老魔王唏唏冷笑道：“那猴不要无礼！看手段！”即忙袖中取出一个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来，望空抛起，叫声：“着！”唿喇一下，把金箍棒收做一条，套将去了。弄得孙大圣赤手空拳，翻筋斗逃了性命。那妖魔得胜回归洞，行者朦胧失主张。这正是：

道高一尺魔高丈，性乱情昏错认家。可恨法身无坐位，当时行动念头差。
毕竟不知这番怎么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第
伍拾壹
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话说齐天大圣空着手败了阵，来至于金魄山后，扑棱梭两眼滴泪，叫道：“师父呵，指望和你：

佛恩有德有和融，同幼同生意莫穷。同住同修同解脱，同慈同念显灵功。

同缘同相心真契，同见同知道转通。岂料如今无主杖，空拳赤脚怎兴隆！”

大圣凄惨多时，心中暗想道：“那妖精认得我，我记得他在阵上夸奖道：‘真个是闹天宫之类！’这等呵，决不是凡间怪物，定然是天上凶星想因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里降下来魔头，且须去上界查勘查勘。”

行者这才是以心问心，自张自主，急翻身纵起祥云，直至南天门外。忽抬头见广目天王，当面迎着长揖道：“大圣何往？”行者道：“有事要见玉帝。你在此何干？”广目道：“今日轮该巡视南天门。”说未了，又见那马、赵、温、关四大元帅作礼道：“大圣，失迎。请待茶。”行者道：“有事哩。”遂辞了广目并四元帅，径入南天门里，直至灵霄殿外。果又见张道龄、葛仙翁、许旌阳、丘弘济四天师，并南斗六司、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着行者，一齐起手道：“大圣如何到此？”又问：“保唐僧之功完否？”行者道：“早哩！早哩！路遥魔广，才有一半之功。见如今阻住在金魄山金魄洞，有一个凶怪把唐师父拿于洞里，是老孙寻上门与他交战一场，那厮的神通广大，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了，因此难缚魔王。疑是上界那个凶星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里降来的魔头，老孙因此来寻寻玉帝，向他个钳束不严。”许旌阳笑道：“这猴头还是如此放刁！”行者道：“不是放刁，我老孙一生是这口儿紧些，才寻的着个头儿。”张道龄道：“不消多说，只与他传报便了。”行者道：“多谢，多谢！”

当时四天师传奏灵霄，引见玉陛。行者朝上唱个大喏道：“老官儿，累你，累你！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说。于今来在金魄山金魄洞，有一凶怪把唐僧拿在洞里，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是老孙寻上他门，与他交战，那怪却说有些认得老孙，真是神通广大，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因此难缚妖魔。疑是天上凶星思凡下界，为此老孙特来启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鉴，降旨查勘凶星，发兵收剿妖魔，老孙不胜战栗屏营之至！”却又打个深躬道：“以闻。”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后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

彼时玉皇天尊闻奏，即忙降旨可韩司知道：“既如悟空所奏，可随查诸天星斗、各宿神王，有无思凡下界，随即覆奏施行，以闻。”可韩丈人真君领旨，当时即同大圣去查。先查了

四天门门上神王官吏；次查了三微垣垣中大小群真；又查了雷霆官将陶、张、辛、邓、苟、毕、庞、刘；最后才查三十三天，天天自在；又查二十八宿：东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西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南七宿，北七宿，宿宿安宁；又查了太阳、太阴、水、火、木、金、土七政；罗睺、计都、炁、孛四余。满天星斗，并无思凡下界。行者道：“既是如此，我老孙也不消上那灵霄宝殿打搅玉皇大帝，深为不便。你自回旨去罢，我只在此等你回话便了。”那可韩丈人真君依命。孙行者等候良久，作诗纪兴曰：

风清云霁乐升平，神静星明显瑞祯。河汉安宁天地泰，五方八极偃戈旌。

那可韩司丈人真君历历查勘，回奏玉帝道：“满天星宿不少，各方神将皆存，并无思凡下界者。”玉帝闻奏：“着孙悟空挑选几员天将，下界擒魔去也。”四大天师奉旨意，即出灵霄宝殿，对行者道：“大圣呵，玉帝宽恩，言天宫无神思凡，着你挑选几员天将擒魔去哩。”行者低头暗想道：“天上将不如老孙者多，胜似老孙者少。想我闹天宫时，玉帝遣十万天兵，布天罗地网，更不曾有一将敢与我比手。向后来调了小圣二郎，方是我的对手。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强似老孙，却怎么得能勾取胜？”许旌阳道：“此一时，彼一时，大不同也。常言道，‘一物降一物’哩。你好违了旨意？但凭高见选用天将，勿得迟疑误事。”行者道：“既然如此，深感上恩，果是不好违旨。一则老孙又不可空走这遭，烦旌阳转奏玉帝，只教托塔天王与哪吒太子，他还有几件降妖兵器，且下界去与那怪见一仗，以看如何。果若能擒得他，是老孙之幸；若不能，那时再作区处。”

真个那天师启奏玉帝，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率领众部天兵，与行者助力。那天王即奉旨来会行者。行者又对天师道：“蒙玉帝遣差天王，谢之不尽。还有一事，再烦转达：但得两个雷公使用，等天王战斗之时，教雷公在云端里下个雷掘，照顶门上锭死那妖魔，深为良计也。”天师笑道：“好！好！好！”天师又奏玉帝，传旨教九天府下点邓化、张蕃二雷公，与天王合力缚妖救难，遂与天王、孙大圣径下南天门外。

顷刻而到。行者道：“此山便是金兜山，山中间乃是金兜洞。列位商议，却教那个先去索战？”天王停下云头，扎住天兵在于山南坡下，道：“大圣素知小儿哪吒，曾降九十六洞妖魔，善能变化，随身有降妖兵器，须教他先出去阵。”行者道：“既如此，等老孙引太子来。”那太子抖擞雄威，与大圣跳在高山，径至洞口。但见那洞门紧闭，崖下无精。行者上前高叫：“泼魔！快开门！还我师父来也！”那洞里把门的小妖看见，急报道：“大王，孙行者领着一个小童男，在门前叫战哩！”那魔王道：“这猴子铁棒被我夺了，空手难争，想是请得救兵来也。”叫：“取兵器！”魔王绰枪在手，走到门外观看，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十分精壮。真个是：

玉面娇容如满月，朱唇方口露银牙。眼光掣电睛珠暴，额阔凝霞发髻髽。
绣带舞风飞彩焰，锦袍映日放金花。环绦灼灼攀心镜，宝甲辉辉衬战靴。身小
声洪多壮丽，三天护教恶哪吒。

